教师读书论坛·传承

经典阅读的选择与“新四书”说

周耿

在传统文化经典中，哪些是重中之重？“如何选择更适合的书”是教师阅读及传统文化教育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读哪些书？这在古代中国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从朱熹开始，“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便成了传统士人的必读书；近现代以来，章太炎、钱穆等学者提出了不同版本的“新四书”，以此提炼、建构儒学或中华人文精神，其中，钱穆“新四书”说最具学理性，为新时代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

钱穆说：“朱子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四书固当读。余意今日人人当必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四本书。姑名之曰‘新四书’可也。”“四书”之名出现始自朱熹，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刻了“四书”，并为之作注，这便是《四书章句集注》。钱穆把朱熹退“五经”而尊“四书”看作中国学术史上旋乾转坤的大事，那么，拿《老子》《庄子》替换掉“四书”中的《大学》《中庸》，提出“新四书”之说，其思想史、文化史意义，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新四书”说的提出是建立在钱穆对“四书”的深厚研究之上。他说：“朱子《四书》，亦具道统之意。朱子以《大学》为曾子作，《中庸》为子思作。孔子之道传于曾子，曾子传之子思，而孟子受学于子思之门人。”在钱穆看来，朱熹标榜“四书”，主要是出于建构儒家道统的需要。然而这一儒家道统的建构，在学术发展史上却是成问题的。他考论说，“《中庸》乃秦时之书”，“（《大学》）成书年代或更晚于《中庸》”，“故以《四书》为四子书，为孔、曾、思、孟之道统相传，实为无稽之说，殆无再拘守信从之意义矣”。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一直有学者提出不同版本的“新四书”，主张通过“新四书”重建儒家道统。例如，章太炎说：“十三经文繁义赜，然其总持则在《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章太炎的“新四书”特别张扬孝道与礼教，强调知行合一，而这一强调与张扬当与章太炎身处民族救亡、西潮澎湃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如何重建经学、实现儒学的近代转型等问题密切相关。梁涛则主张把“真正能代表、反映早期儒学文化精神与生命的”《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四部书合称“新四书”，“统合孟、荀”，以期更好地“涵盖、反映早期儒学的精神内涵”。

视觉中国　供图

从以上章、梁的论说可知，“四书”作为承载儒家道统的形式一直被传承，但学者们对于选择哪四本儒家典籍，却各有见解，而这些不同的选择源自不同的学术史观念及复兴儒学的时代背景。与以上二者比较，钱穆先生“新四书”说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不再仅仅是重建儒家道统，而是要客观、全面地反映中华人文精神。

爬梳钱穆著作，他之所以把《老子》《庄子》列入“新四书”，有三点理由：

其一，《老子》《庄子》为历代知识阶层的必读书，只有这两部书的文化史地位才能与《论语》《孟子》并提，而“《学》《庸》自难与媲美”。钱穆说：“每一个民族，均有其人人必读之书。自朱子起，六百年来人人必读之书为四书。《论语》《孟子》为我国两千年来必读书。《大学》《中庸》则为六百年来所定。余意《庄子》《老子》亦当为必读书，固儒道两家已有两千年历史，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最久。”“儒家道家，乃中国思想史里两条大主流。儒家宗孔孟，道家祖老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四部书，两千年来，为中国知识阶层人人所必读。”

其二，相较“四书”，“新四书”更为全面地含摄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国人之道理，万变不离其宗，均包含在《论语》《孟子》《庄子》与《老子》四本书中矣”，“苏东坡曾说过，他尚有很多话想讲，后来读到《庄子》，才知道都被庄子讲完了”。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既包括儒家的修齐治平、安民富民的思想，也包括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

其三，道家矫正了儒家的缺失与流弊，但并不批评儒家的根本精神，《老子》《庄子》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钱穆说，“道家也是儒家的反对派”，“矫正了儒家思想的缺失和流弊”；“庄子的思想，是批评儒家的，但他批评的是儒家的流弊，而不是儒家的根本。他批评了儒家的毛病，而不是批评儒家的精神”。饶宗颐先生也是从儒道互补的角度建议把《老子》《庄子》列入新的经书体系。饶先生说：“儒、道两家是中国本有文化的两大宗教思想基础，儒、道不相抵触，可以互补，各有它的优越性，应予兼容并包。《老子》《庄子》等书原已被前人确认为经，自当列入新的经书体系之内，作为一重要成员。”例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的核心思想理念，不仅是儒家的，同样也是道家的。老庄通过反对提倡低层次的、功利性仁义这一价值实现方式，以维护仁义本身的价值，提倡一种更高层次的仁义，在此意义上，庄子认为“大仁不仁”。

从以上引述可知，钱穆列《老子》《庄子》入“新四书”，更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实际，更深刻地展示了中华人文精神的贯通性。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新四书”说“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为中华经典的教育、传播确立了核心内容。对儒、道经典的同等重视，更为全面地反映了传统价值观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源流关系。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来自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那么，老庄之“贵柔”“无为”为核心价值观的实现提供了重要途径，老庄之“齐物”“坐忘”“心斋”为人们安顿精神提供了贴近心灵的方法，老庄思想的思辨性、文学性为传统文化教育增添了活力。把《老子》《庄子》列入“新四书”，将从整体上加强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吸引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有助于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当然，钱穆只是提出了“新四书”，并对《论语》《庄子》做出了注释（《论语新解》《庄子纂笺》），但没有像朱熹那样通过注释来直接体现某种道统或精神。《老子》《庄子》虽有魏晋哲学家王弼、郭象作注，但如何通过合注“新四书”，阐释出儒道融通的中华人文精神仍是一个大课题。时下流行的并注《论语》《孟子》的有杨伯峻、金良年等先生的著作，并注《老子》《庄子》的有陈鼓应、张松辉等先生的著作，合注“新四书”的并不多，其中，张松辉《老子译注与解析》《庄子译注与解析》《论语译注与解析》《〈论语〉〈孟子〉疑义研究》初具规模，既比较儒道在具体观点中的异，又彰显儒道在根本精神上的同，为“新四书”的注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参考。

“新四书”注释体系的建构过程也是“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而最能反映中华人文精神、最为人们接受的注解体系将“使《四书》之间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能体现某种思想理论体系的有机整体，‘形成一种任何单篇都无法比拟的理论力量’”（见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在此过程中，钱穆“新四书”说将为新时代经典阅读的选择提供重要参考，为我们教师学习传统文化以及引领青少年阅读提供有益指导。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文化教育中心副教授）

教师读书论坛·推广

推动阅读 温润如春

刘笑天

读书需要培养，读书需要推动。天性喜爱读书的人毕竟属于少数，喜爱读经典书籍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是为“读书的种子”。而今，我们步入“互联网+”时代，许多孩子自呱呱坠地之后就面对互联网的缤纷缭乱，两三岁的孩子就开始玩智能手机。互联网时代资讯最为发达，碎片化一拨一拨地轰炸读者大脑，深刻影响到了读者的思想、审美甚至思维、写作的方式，许多人热衷于刷微博、写微信，离经典阅读渐行渐远。

正因如此，推动读书需要借助温暖的力量。

作为教师，我们可以着眼于自己的教室，从点滴做起推进经典阅读，利用散碎时间做“天大的事”。二十多年来，我已习惯在课前让学生分享自己的阅读体会，每学期开始还可以申请进行讲座。一名男生曾经开过苏东坡的讲座，后来被保送去了北大，其讲稿整理后收入北大当年的“新生文集”里，他送我一册，我至今珍藏。要引导孩子们热爱阅读，就要给予他们充分的空间和时间，一要鼓励，二要包容，三要向他们学习。北京十一学校的史建筑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是学生课前分享的合集，每名学生抓住一点荐读一本名著，因为有自己的认知维度，充满了思辨和个性，且不乏真知灼见。这一切都与教师提供给学生阅读空间的弹性密切相关。教师提供阅读空间的宽度决定着学生精神空间的高度和长度。在课程、课表变动难度较大的情况下，要充分有效利用时间，进行精短诗文阅读和阅读经验分享，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小成大。

作为教师，既要放手让学生“折腾”，也要适时给予专业性指导。引导学生阅读，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让他们在精读原作的同时，组织各种活动进行共享，组织沙龙、论坛、朗诵会，编辑杂志、电子刊物，创制班级公众号，分享他们的经验、感悟和成果。还可以对名著进行改编，搬上舞台，对他们改编的个性、时代性尽可能包容尊重。比如《雷雨》，学生可能改编成正剧，也可能在《甄嬛传》《如懿传》影响下改编成类似风格的“狗血”剧，教师可以与他们进行平等的研讨、沟通。我的学生曾经把《鸿门宴》改编成轻魔幻风格的微型芭蕾剧，还加了一个江湖说书人的角色串联剧情，对他们的创造性改编我给予赞赏和鼓励，对他们专业的舞蹈表演则‘谦卑’地赞美。在和学生阅读《论语》时，则一起学习一点儿相关的训诂学、文献学知识，进行相对专业的阅读探究。机缘合适，还可以请有关领域的专家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专业的点拨提升会让学生获益无穷。我们曾经邀请曹文轩、毕飞宇、杜泽逊、张清华、程翔、汪锋等作家、学者、教育家为学生开设读书讲座，诸位名家都秉持做老师的本分与师生恳切沟通，有效促进学生读书的积极性和专业性。

引导学生读书，要符合母语阅读的规律，要继承母语阅读的科学方式。每个民族文化殿堂都有自己独特的通道，叩开殿堂之门必须拥有自己的密钥。当前风行教育界的大概念大单元教学，并不适合母语教学，因为语文是唯一以母语文化为教学内容又以母语为教学载体的学科，规律独有。所谓大概念对母语学习而言是人为生硬拼凑，不是自然生成，这个生拉硬拽而成的“大”会破坏母语学习的“小”，破坏精读本质，妨害审美眼光、趣味的养成。中国式读书，强调多动笔墨；心到、眼到、口到之外，更强调手也到，圈点勾画、批注点评，发现文字之美、意境之美、情感之美、趣味之美。譬如引导学生阅读唐诗宋词，可以让他们仿照《人间词话》形式，对诗词进行评点；阅读小说作品，可以仿照脂评、金批的形式对作品进行微观批注，培养学生灵感思维、感悟能力。当然，这样做并非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掌握符合本民族经典的阅读法宝，提升阅读素养。与此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参照毕飞宇《小说课》、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中的方式对作品进行条分缕析和演绎阐释，通过具体例子让学生建构科学读书范式，与此同时进行有依据的个性解读。

引导学生读书，要培育学生的审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譬如阅读《论语》可以和曲阜研学结合，参照《史记·孔子世家》等，解读孔子形象是如何逐渐演变的。阅读《平凡的世界》，可以研讨路遥笔下的女性形象，批评其女性形象过于理想化、单薄苍白的弱点。阅读改编《雷雨》，可以比较曹禺剧本的几个版本，从中选取、整合、改编成一个最佳版本，并陈述理由和可行性方案。对名著进行研讨甚至批评，并非刻意求新、哗众取宠，而是借此培养探究能力、思辨能力和研究规范，注重有理有据，注重假设和考证的结合。

在推动阅读过程中，还有几个问题必须注意：

首先，谨防运动式读书，回归读书本义。作为学校和教师，切忌应景式读书，譬如只在世界读书日大肆渲染、只为迎接上级检查大搞读书活动、只为评选某某校园大加铺张，应景之后，偃旗息鼓。我们可以部分理解功利之心，毕竟也对读书有一定促进作用。然而，阅读更多需要静悄悄地进行，它需要春风化雨式的浸润，暴风骤雨只会摧折读书的羽翼。

其次，阅读需要常态化、日常式、长时间促进，书香学府，需要由内而外、内外兼修，方可化育而成。日常阅读的书籍距离学生越近越好，需要精读研讨的书籍最好有适宜的场地、时间、活动进行保障。探究、论辩等活动随机随时发生，贵在真实性。高层次的引导、研讨活动贵在互动和质量，应该力戒一味追逐声光电的表演式活动，而是重在把读书引导直抵阅读者心底。

推动读书应该温润如玉，唯其如此，其效果方可深长悠远。阅读推动的形式可以如春风夏雨秋月冬雪异彩纷呈，然而其精神样貌肯定温润如春，唯其如此，校园才可以成为一座吸引孩子的学府，促进每棵苇草成长为参天嘉树。

（作者系济南外国语学校特级教师、中国教育报2020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教师读书论坛·创新

构建无边界的阅读新空间

张云鹰

不爱读书的教师无论如何培养不出爱读书的学生。如何理解新的阅读方式、构建新的阅读空间？这是信息化时代的教师需要深入思考的命题。

理解阅读新空间

一是宏观空间，即城市阅读空间或机构商场阅读空间。在城市或机构商场中设立小型图书馆、微型文化馆、博物馆等，能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阅读体验。它也将成为人们流连忘返的风景坐标点，并为大众提供一个惬意的阅读环境与交流平台。

每年全国各地读书月的启动，都鼓荡起深远的回声。如“深圳读书月”创办于2000年，每年的11月定为读书月，以“阅读·进步·和谐”为总宣言，每年都有不同的核心主题。2013年10月21日，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让城市因为读书而受人尊重”已成为深圳十大观念之一。阅读已成为深圳人的生活方式，它也必将成为我们每一个教师持之以恒的生活方式。

二是中观空间，即学校、社区等公共空间。“双减”之下，校园阅读、师生共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教师是阅读主体和主导性力量，他们在社区精心为阅读赋能，做阅读的共建者成了学校和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也组织师生家长到深圳书城开展有意义的读书活动，如新书发布会，共读一本书分享会等。

三是微观空间，专指个人、家庭，包括教师家庭书房建设，父母、孩子不同的阅读空间等。

读自己，为自己内需而读。读书是内在生命的一种自觉、是内心深处的个人所需。把读书当作一种生活习惯，让读书像吃饭、睡觉、呼吸那么自然。把书中获取的知识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真正地把书读给自己，构建属于自我的阅读小空间，使书中的知识形成自己不断进步的阶梯。

读家庭，为共同成长而读。家庭阅读是城市阅读空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温暖的家中，建设一方可供读书的优雅空间，营造爱读书、会读书的阅读氛围。作为母亲，我深深怀恋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在一盏温暖的灯下各读一本书的场景。那种阅读的体验，那种亲子间一起汲取知识养分的场景，是记忆中关于读书的最美好画面。我深信，唯有学而不厌的父母才能培养热爱学习的孩子。

读圣贤，为精神滋养而读。古往今来，关于读书的典故与佳话不胜枚举，读书的濡染和熏陶，文章典籍的教益与启迪，引导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读书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但让人工智能时代的孩子喜欢上千年前古人的经典作品并非易事，所以教师要有“新经典”创设的本领，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新的工具和策略，激活唤醒经典，点燃擦亮经典，让经典焕发出新的活力。

读未来，为终极理想而读。我们不但要读自己喜欢的书，更要关注世界的发展，读代表最新成果的科技之书、经济文化之书甚至学科研究的前沿之书，把自己的视野从零碎而泛滥的新媒体资讯里，转到对人类各领域发展的关注之上，树立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远大理想，这才是我们读书的终极要义，才是我们读书的最大价值。

构建阅读新空间

形塑好环境。办学校就是办文化，书香文化是学校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校园应弥漫书香的味道。为培养学生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我们在校园里开展了一系列读书活动，如每年举办一次学校阅读节，每年创设不同的阅读主题、推荐不同的阅读书籍。此外，我们还坚持每周国旗下整本书阅读分享、每班开辟一块阅读专栏、每个孩子每学期捐出一本最喜爱的书、定期邀请儿童作家走进校园、倡导每周一小时亲子阅读、鼓励学生每月亲自参与一次购书、每学期评选一批“读书明星”“书香家庭”、每学期提供一份阅读成果报告、每年承办全国儿童阅读课程推进大会、每年开展学生“建设自己最美书房”评选活动……师生们每天都吮吸着书的味道，行走在书的世界里。

滋养好教师。好教师都是好读者。教师阅读一般有三个阶段：一是浪漫阅读，如读爱情武侠小说；二是现实阅读，结合自己的学科教学选择相关书籍；三是跨界阅读，读出自我灵魂的召唤。为此，我们每周一开展教师读书分享——让读书成为习惯，生命因读书而精彩；让读书成为文化，学校因文化而灿烂。每月开展教师“观古今”读书沙龙会，让热衷读书的人先“富裕”起来。我们不仅读教育的书，还要读文学、社会、历史的书。我们给教师送书作为节日和生日礼物、每年评选年度教师阅读奖、每年承办一次全区“教师阅读”推广大会、定期开展“教师阅读”新书发布会……

树立好品牌。我一直倡导学校、校长、教师都要树立读书品牌。学校会面临各级各类各种名目繁多的评审，但我最看重的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这块牌子。校长要认真写好两本书：一本是无字之书，即自己经营的学校；一本是有字之书，即自己教育教学经验的表达与传播。教师要构建“读书—教书—写书”的丰盈的教育人生。因为写作是最高级的阅读。

探索阅读新空间

选择阅读方法。我一贯主张“全息读书法”，即全身心投入，做到：手到——不动笔墨不读书；心到——“研究性”阅读；身到——把读书学习与工作创新相结合，学以致用。只有全身心投入阅读，才能使内心无干扰、身体无苦痛，才能形成自我独有的阅读主见、主张和自我认同，使自己思想增高、境界升华。

拓展阅读内容。一是专业类，阅读教育文章、教育名著、教育图书，如西方教育史上三座里程碑式的作品——柏拉图《理想国》、卢梭《爱弥儿》和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使读书学习化、读书常态化。二是文化类，广泛阅读、汲取文明、丰富学识、提高素养，让教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三是其他类，如人物传记——《毛泽东传》《邓小平时代》《爱因斯坦传》《弗洛伊德传》等。四是读“图像”，不可否认，我们处在读图的时代，学会选择电影、观赏电影也是读“图像”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读“生活”，生活是一本大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30年前，我还在湖南怀化地区教科所时，就主编并出版过当地的“乡土教材”，开设乡土课程，引导学生与养育自己的这方水土建立精神联系，做一个有“根”的人。1997年调来深圳宝安后，我又参与过《神奇的宝安》一书的写作工作，从中了解到宝安孕育了深圳、香港两座国际化大都市，也因此扎根至今。六是读“看家书”，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浩茫无际的书籍，当选择自己的“看家书”，深研两三本经典，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

塑造阅读文化。让教师丰富专业知识，倡导“我读书、我享受、我发展”的读书文化，使师生养成读书癖好、雅养读书趣味、提高读书品位，做一个终身读者。

不得不承认，读书有两种状态：一是越忙越不读书，越不读书越忙；二是越忙越要读书，越读书越从容。愿大家以书为伴，在迷茫时读书，缓解焦虑；在低谷时读书，积蓄能量；在闲暇时读书，愉悦精神。

（作者系特级教师、深圳市宝安区教科院研究员）